玉泉子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玉泉子　唐

不著撰人名氏。所記皆唐代雜事，亦多采他小說為之。如開卷裴度一條，全同《因話錄》，韓昶金根車事，先載《尚書故實》，不盡其所自作也。案《宋史·藝文誌》載《玉泉子見聞真錄》五卷，與此本卷數不符，似別一書。《書錄解題》作《玉泉筆端》三，卷稱前有中和三年序，未有跋，稱出於淮海相公之孫扶風李昭德家，此本皆無之。然中和為僖宗年號，而書中有昭宗之文，時代不符，則亦決非此本。《書錄解題》又雲別一本號《玉泉子》，比此本少數條，而多五十二條，無序跋。錄其所多者為一卷。此本共八十二條，或即陳振孫所錄之一卷，而《書錄解題》訛八字為五字耶。三者之中，此猶約略近之矣。

裴晉公度為門下待郎，過吏部選人官，謂同過給事中曰：「吾徒僥倖，至於此輩優與一資半級，何足問也？」一皆注定，未曾限量。公不信術數，不好服食。每語人曰：「雞、猪、魚、蒜，逢著即喫；生、老、病、死，時至則行。」其器抱弘達，皆此類也。

裴晉公在中書，左右忽白以印失所在，聞之者莫不失色。度即命張筵舉樂，人不曉其故，竊怪之。夜半飲酣，左右忽白以印存焉，度不答，極歡而罷。或同度以其故，度曰：「此出於胥徒盜印書券耳。緩之則存，急之則投諸水火，不復更得之矣。」時人服其弘量，臨事不撓。

李相德裕，抑退浮薄，獎拔孤寒，於時朝貴朋黨，德裕破之。由是結怨而絕於附會，門無賓客。惟進士盧肇，宜春人，有奇才，德裕嘗左宦宜陽，肇投以文卷，由此見知。後隨計京師，每謁見，待以優禮。舊制：禮部放牓，先呈宰相。會昌三年，王起知舉，問德裕所欲，答曰：「安問所欲？如盧肇、丁稜、姚鵠，豈可不與及第耶！」起於是依其次而放。

盧肇、丁稜之及第也，先是放牓訖，則須謁宰相，其導啟詞語，一出牓元者，俯仰疾徐，

尤宜精審。時肇首冠，有故不至，次乃稜也。稜口吃，又形體小陋，及引見，則俛而致詞。意本言稜等登科，而稜赭然發汗，鞠躬移時，乃曰：「稜等登，稜等登。」竟不發其後語而罷，左右皆笑。翌日，友人戲之曰：「聞君善箏，可得聞乎？」稜曰：「無之。」友人曰：「昨日聞稜等登，稜等登，豈非箏之聲乎？」

李德裕以己非由科第，恆嫉進士舉者。及居相位，權要束手。德裕嘗為藩府從事日，同院李評事以詞科進，適與德裕官同。時有舉子投文軸，誤與德裕。舉子既誤，復請之曰：「其文軸當與及第李評事，非與公也。」由是德裕志在排斥。

元和初，黜八司馬：韋執誼崖州，韓泰虔州，柳宗元永州，劉禹錫朗州，韓曄饒州，凌準連州，程異郴州。及咸通中，韋保衡、路巖作相，除不附己者十司戶：崔沆循州，李瀆繡州，蕭連播州，崔彥融雷州，高湘高州，張顏潘州，李貺勤州，杜裔休端州，杜彥持義州，李藻費州。內繡州、潘州、雷州三人不迴。初，高湜與弟湘少不相睦，咸通末，既出高州，湜雅與路巖相善，見巖陽救湘。巖曰：「某與舍人皆是京兆府荷枷者。」先是劉瞻志欲除巖，溫璋希旨，別製新枷數十待之。瞻以人情附己，不甚緘密，其計泄焉。故居巖之後。湜既知舉，而問巖所欲言，時巖以去年停舉，已潛奏恐有遺滯，請加十人矣，即託湜以五人。湜喜其數寬，形於顏色。不累日十人勅下，湜未之知。巖執詔笑謂湜曰：「前者五人，侍郎所惠也。今之十人，某自致之。」湜竟依其數放焉。湘到任，憤湜不佑己，嘗賦詩云「唯有高州是富家」之句焉。

路巖出鎮坤維也，開遠中衢，恣為瓦石所擊，故京兆尹溫璋諸子之黨也。巖以薛能自尚書郎權京兆尹府事，李蠙之舉也。至是巖謂能曰：「臨行勞以瓦礫相餞。」能徐舉手板對曰：「舊例：宰相出鎮府司，無例發人防送。」巖有慚色。懿宗晚節，朝政多門，巖年少固位，邂逅致此。一旦失勢，當岐路者，率多仇隙附麗之徒，釣射時態，志在諛媚，雷同一詞，中外騰沸，其實未然也。始巖在淮南，與崔鉉作度支使，除監察，不十年，城門不出，而致位卿相，物禁太盛，暴貴不祥，良有以哉。初，鉉以巖為必貴，常曰：「路十終須與他那一官也。」自監察入翰林，鉉猶在淮南。聞之曰：「路十如今便入翰林，如何得老去？」皆如所言。

鄧敞，封敖之門生，初隨計，以孤寒不中第。牛蔚兄弟，僧孺之子，有勢力，且富於財。謂敞曰：「吾有女弟未出門，子能婚乎？當為君展力，寧靳一第乎？」時敞已婚李氏矣，其父嘗為福建從事，官至評事。有女二人皆善書，敞之所行卷，多二女筆迹。敞顧己寒賤，必不能致騰踔，私利其言，許之。既登第，就牛氏親。不日挈牛氏而歸，將及家，

紿牛氏曰：「吾久不到家，請先往，俟卿可乎？」牛氏許之。洎到家，不敢泄其事。明日，牛氏之奴驅其輜橐直入，即出居常牛氏所玩用供帳帷幙雜物，列於庭廡之間。李氏驚曰：「此何為？」奴曰：「夫人將到，令具陳之。」李氏曰：「吾即妻也，又何夫人為！」即撫膺大哭。頃之，牛氏至，知其賣己也，請見李氏曰：「吾父為宰相，兄弟皆在郎省，縱嫌不能富貴，豈無嫁處耶？其不幸，豈唯夫人乎？今願一切與夫人同之，夫人縱憾於鄧郎，寧忍不為二女計耶？」時李氏將訴於官，二女方牽挽其袖而止。後敞以祕書少監分司，慳吝尤甚。黃巢入洛，避亂於河橋，節度使羅元杲請為副使從事。後巢寇又來，與元杲竄焉；其金帛悉藏於地中，並為羣盜所得。

杜邠公悰為小兒時，嘗至昭應縣，與羣兒戲於野。忽有一道士獨愛悰，以手摩挲曰：「郎君勤讀書，勿與諸兒戲。」指其觀曰：「吾居此，頗能相訪否？」既去，悰即詣之。但見荒涼，他無所有，獨一殿巋然存焉。內有老君像，初道士半面紫黑色，至是詳觀其像，頗類向者所見之道士，乃半面為漏雨所淋故也。

夏侯相孜與王生同在場屋。王生有時價，孜且不侔矣。嘗落第，偕遊於京西，鳳翔連帥館之。一日，從事有宴召焉。酒酣，從事以骰子祝曰：「二秀才若俱得登第，當擲堂印。」王生自負才雅，如有德色，怒曰：「吾誠淺薄，與夏侯孜同年乎？」不悅而去。孜及第，累官至宰相，王竟無所聞。孜在蒲津，王生之子不知其故，偶獲孜與父平昔所嘗往來筆札累十幅，皆孜手迹也。欣然挈之以謁孜。孜既見，問其所欲，一以依之。即召諸從事以話其事。

崔殷夢，宗人瑤門生也，夷門節度使龜從之子。同年首冠於瓌，瓌白瑤曰：「夫一名男子，飭身世以為美也，不可以等埒也。近歲關試內多以假為名，求適他處，甚無謂也。今乞侍郎不可循其舊轍。」瑤大以為然。一日，瓌等率集同年詣瑤起居。既坐，瑤笑謂瓌等曰：「昨得大梁相公書，且欲先輩一到，駿馬健僕，往復當不至稽滯，幸諸先輩留意。」瓌以坐主之命，無如之何！

皮日休，南海鄭愚門生。春關內嘗宴於曲江，醉寢於別榻，衣囊書笥，羅列旁側，率皆新飾。同年崔昭符，鐐之子，因蔑視之，亦醉更衣。見日休謂其素所熟狎者，即固問，且欲戲之。日休童僕劇前呼之，昭符知日休也，曰：「勿呼之，渠方宗會矣。」以其橐笥皆皮，時人傳之，以為口實。

日休嘗遊江湖間。時劉允章鎮江夏，幕中有穆判官者，允章親也，或譖日休薄焉。允章

素使酒，一旦方宴，忽怒曰：「君何以薄穆判官乎？君知身之所來否？鸚鵡洲在此，即黃祖沉禰衡之所也。」舉席為之懼，日休雨涕而已。

裴勛質貌么麼，而性尤率易。嘗與父坦會飲，坦令飛盞，每屬其人輒目諸狀。坦付勛曰：「矮人饒舌，破車饒楔，裴勛十分。」勛飲訖而復盞曰：「蝙蝠不自見，笑他梁上燕。十一郎十分。」坦第十一也，坦怒笞之。又慈恩寺連接曲江，京輦勝景。每歲新得第者，畢列姓名於此。勛嘗與親屬遊，見其父及第牓率多物故，謂人曰：「此皆鬼錄也。」其輕薄如此。

盧隱、李峭皆滑帥王鐸之門生，前後黜辱者數矣。隱、峭物議，以為衽席不修。隱以從兄攜為相，特除右司員郎，右丞崔沆不聽。隱上省，仍即見攜於私第。攜未知之，欣然而出。沆曰：「員外前日入省，時議未息，今復除糾司員外，省中固不敢辭，他曹惟相公命。」攜大怒，馳入曰：「舍弟極屈，即當上陳。」既上，沆乃求假。攜即時替沆官，謂人曰：「吾見丞郎出省郎，未見省郎出丞郎。」隱初自太常博士除水部員外為右丞，李景溫揖焉。迨右司之命，景溫之旨也。至是而遂其志矣。是時諫官亦有陳疏者。攜曰：「諫官似狗，一個吠輒一時有聲。」

白敏中為相，嘗欲以前進士侯溫為子婿，且有日矣。其妻盧氏曰：「身為宰相，願求為我婿者多矣。己既姓白，又以侯氏兒為婿，必為人呼作白侯耳。」敏中為之止焉。

李相福妻裴氏，性妒忌，姬侍甚多，福未嘗敢屬意。鎮滑臺日，有以女奴獻之者，福欲私之而未果。一日，乘間言於妻曰：「某官已至節度使矣，然所指使者，不過老僕，夫人待某，無乃薄乎！」裴曰：「然，不能知公意所屬何人？」福即指所獻之女奴也。裴許諾，爾後不過執衣侍膳，未嘗一得繾綣。福又囑妻之左右曰：「設夫人沐髮，必遽來報我。」既而果有以夫人沐髮來告者。福即偽言腹痛，且召其女奴。既往，左右以裴方沐不可遽已，即白以所疾，裴以為信然，遽出髮盆中，跣問福所苦。福既紿以疾為言，即若不可忍狀，裴極憂之，由是以藥投兒溺中進之。明日，監軍使及從事悉來候問，福即具以事告之。因笑曰：「一事無成，固當其分，所苦者，虛咽一甌溺耳。」聞者莫不大笑之。

楊希古，靖恭諸楊也。朋黨連結，悉相期以死。權勢燻灼，力不可拔，與同里崔氏相埒，而叔季過之。希古性行誕僻，初應進士舉，投丞郎以所業，丞郎延獎之。希古起而對曰：「斯文也，非希古之作也。」丞郎訝而詰之，曰：「此舍弟源嶓為希古所作也。」承郎

大異之，曰：「今之子弟，以文求名者，大半假手也。苟袖一軸投之於先進，靡不私自衒鬻，以為莫我若也。如子之用意，足以整頓頹波矣。」性酷嗜佛法，常置僧於第，陳列佛事，雜以旛蓋，是謂道場者。每凌晨，輒入其內，以身俛地，俾僧據其上誦《金剛經》三遍。性又潔淨，內逼如廁，必撤衣無所有，然後高履以往。

相國李石，河中未樂有宅，庭槐一本抽三枝，直過當舍屋脊，內一枝不及。相國同堂昆弟三人，曰石曰程，皆登宰執，唯福一人歷七鎮使相而已。蓋一枝稍短爾。

苗紞以進士及第，困居洛中有年矣，不堪其窮。或意謂將來通塞，可以響卜，即命兒姪洒掃廳事，設几焚香，束帶秉笏，端坐以俟一言。所居窮僻，久之無聞。日晏，有貨枯魚者至焉。紞復祝其至而諦聽之。其家童連呼之，且挈魚以入，其實元無一錢，良久方出。貨者遲其出，因怒之矣。又兒或微刳其魚，貨者視之，因罵曰：「乞索兒終餓死爾，何滯我之如是耶！」初紞嘗自外遊歸，途遇疾甚，不堪登降，忽見輦棺而過者，以其價賤即僦之，寢息其中。既至洛東門，閽者不知其中有人，詰其所由來，紞恐其訝己，徐答曰：「衣冠道路得貧病，不能致他輿，奈何怪也？」閽者退曰：「吾守此三年矣，未嘗見有解語神柩。」後紞亦終江州刺史。

杜羔妻劉氏，善為詩。羔累舉不中第，乃歸。將至家，妻即先寄詩與之曰：「良人的的有奇才，何事年年被放迴？如今妾已羞君面，君到來時近夜來。」羔見詩，即時而去，竟登第而返。

趙悰妻父為鍾凌大將，悰以久隨計不第，窮悴愈甚，妻族益相薄，雖妻父母不能不然也。一日，軍中高會，州郡謂之春設者，大將家相率列棚以觀之。其妻雖貧，不能無往，然所服故弊，眾以帷隔絕之。設方酣，廉使忽馳吏呼將，將且懼，既至，廉使臨軒手持一書笑曰：「趙悰得非君之婿乎？」曰：「然。」乃告之：「適報至，已及第矣。」即授所持書，乃牓也。將遽以牓奔歸呼曰：「趙郎已及第矣！」妻之族即撤去帷帳，相與同席，竟以簪服而慶遺焉。

李訥除涮東路，出淮楚時，盧罕方為郡守。訥既至，適值元日，罕命設將送素膳於訥。訥初見欣然，迨覽狀，乃將名與訥父諱同。訥，建子也。雅性褊急，大怒，翌日僅旦，已命鼓棹前去。罕聞之，急命駕而往，舟已行矣。罕知其故，遜謝良久，且言所由以不謹笞之。訥去意益堅，罕度不可留，怒曰：「大約下人多名建，公何怒之深也！」遂拂衣而去。

溫庭筠有詞賦盛名。初從鄉里舉，客遊江淮間，楊子留後姚勗厚遺之。庭筠少年，其所得錢帛，多為狹邪所費。勗大怒，笞且逐之，以故庭筠不中第。其姊，趙顓之妻也，每以庭筠下第，輒切齒於勗。一日廳有客，溫氏偶問：「誰氏？」左右以勗對之，溫氏遽出廳事，執勗袖大哭。勗殊驚異，且持袖牢固不可脫，不知所為。移時，溫氏方曰：「我弟年少宴遊，人之常情，奈何笞之？迄今遂無有成，安得不由汝致之？」遂大笑，久之，方得解脫。勗歸憤訝，竟因此得疾而卒。

鄭昌圖登第，歲居長安。夜後納涼於庭，夢為人毆擊，擒出春明門，至合大路處石橋上乃得解，遺其紫羅履一隻，奔及居而寤，甚困。言於兄弟，牀前果失一隻履。旦，令人於石橋上追尋得之。

杜宣猷大夫，自閩中除宣城，中官之力也。諸道每歲送閹人所謂私白者，閩為首焉，且多任用，以故大閹已下，桑梓多係閩焉。時以為中官藪澤。宣猷既至，每寒食節，輒散遣將吏荷挈食物，祭於諸閹塚墓，所謂洒掃者也。故時號為勅使看墓。

故相晉國公王鐸為丞郎，李蠙時判度支，每年以江河淮運至京水陸脚錢，斛計七百，京國米價斛四十，議欲令江淮不運米，但每百斛納錢七百。鐸曰：「非計也，若於京國糴米，且耗京國之食，若運米自淮至京國，兼濟無限貧民也。」糴米之制，業已行矣，竟無敢沮其議者。都下米果大貴，未經旬而度支請罷，以民無至者故也。於是識者乃服鐸之察事矣。鐸卒以此大用。

賈相躭在滑臺，於城北命築八角井以鎮黃河，於是潛使人於鑿所偵之。果有一老父來觀，問曰：「誰鑿此井？」曰：「賈相公也。」父曰：「大好手，但近東、近西、近南、近北也。」躭聞之曰：「吾井太大，惜哉！」

翁彥樞，蘇州人也，應進士舉。有僧與彥樞同鄉，出入故相國裴公坦門下，以年老優恤之，雖中門內，亦不禁其出入。手持貫珠，閉目以誦經，非寢食，未嘗輟也。坦主文柄入貢院，子勛、質日議牓於私室，僧多處其間，二子不之虞也。擬議名氏，迨與奪徑路，僧悉熟之，歸寺而彥樞詣焉。僧問彥樞將來得失之耗，彥樞具對以無有成遂狀。僧曰：「公成名須第幾人？」彥樞謂僧戲己，答曰：「第八人足矣。」即復往裴氏家，二子所議如初。僧忽張目謂之曰：「侍郎知舉耶？郎君知舉耶？夫科第國家重事，朝廷委之侍郎，意者欲侍郎剗革前弊，孤平得路。今之與奪，悉由郎君，侍郎寧偶人耶？且郎君所

與者，不過權豪子弟，未嘗以一平人藝士議之，郎君可乎？」即屈其指，自首及末，不差一人。其豪族私讐曲折，必中二子所諱。勛等大懼，即問僧所欲，且以金帛啗之。僧曰：「貧道老矣，何用金帛為？有鄉人翁彥樞者，陸要及第耳。」勛等即列丙科。僧曰：「非第八人不可也。」勛不得已許之。僧曰：「與貧道一文書來。」彥樞其年及第，竟如其言，一無差忒。

韋保衡嘗訪同人家，方坐，有李鉅新及第亦繼至。保衡以其後，先匿於帷下。既入，曰：「有客乎？」同人曰：「韋保衡秀才，可以出否？」鉅新成事甚自得，徐曰：「出也何妨？」保衡竟不之出。洎保衡尚主為相，李蠙鎮岐下，鉅方自山北舊從事辟焉。又保衡初既登第，獨孤雲除東川辟在幕中。樂籍間有佐酒者，副使李甲屬意時久，以逼於他適，私期迴將納焉。保衡既至，不知所之，祈於獨孤，且將解其籍。李至，意殊不平，每在宴席，輒以語侵保衡。保衡不能容，即攜其妓以去。李益怒之，屢言於雲，雲不得已，命飛牒追之而迴。無何，堂牒追保衡赴闕下，乃尚同昌公主也。李固懼之矣。不日，保衡復入翰林，李聞之，登時而卒。

崔鉉，元略之子。京兆參軍盧甚之死，鉉之致也，時議冤之。鉉子沆，乾符中亦為丞相，黃巢赤其族，物議以為盧甚之報焉。初，崔瑄雖諫官，婚姻假迴，私事也；甚雖府職，乃公事也；相與爭驛廳。甚既下獄，與宰相書，則以己比孟軻。而方瑄錢鳳既朋黨宏大，莫不為之盡力。甚出於卑微，加以鉉亦瑄之門生，方為宰相，過而誣罔。瑄曰：「左補闕出為翟陽宰。」甚行及長樂坡，賜自盡。中使適迴，遇瑄，囊出其喉曰：「此盧甚結喉也。」瑄甚不懌。京城不守，崔氏諸子並血其族。嗚呼！謂天蓋高，何其明哉！

鄭路昆仲，有為江外官者，維舟江渚，羣盜奄至，即以所有金幣，羅列岸上，而任盜賊自運取。賊一不犯，曰：「但得侍御小娘子來足矣。」其女有姿色，賊潛知之矣。骨肉相顧，不知所以答。女欣然請行，其賊即取小舟，載之而去。女謂賊曰：「君雖為偷，得無所居與親屬乎？然吾家衣冠族也。既為汝妻，豈以無禮見逼？若達汝所止，一會親族，以託好逑足矣。」賊曰：「諾。」又指所偕來二婢曰：「公既以偷為名，此婢不當為公計，不若歸吾家。」賊以貌美，詞且順，顧已無不可者，即自鼓棹，載二婢而去。女於是赴江而死。

劉蕡，楊嗣復門生也。對策以直言忤時，中官尤所嫉忌。中尉仇士良謂嗣復曰：「奈何以國家科第放此風漢耶？」嗣復懼而答曰：「嗣復昔與劉蕡及第時，猶未風耳！」

杜羔，字中立，少年時贍於財產，它無所求。其所與遊者，徒利於酒肉，其實蔑視之也。一日，同送迎於城外逆旅，客有善相者，歷觀諸賓侶，獨指中立曰：「此子異日當為將矣。」一座大笑。中立後尚真源公主，竟為滄州節度使。初，李琢之出鎮，旗竿道折，乃鑊殺其執旗者。中立在道亦然，杖之二十，琢竟無患，而中立卒焉。豈煞之可以應其禍哉？

李蠙與王鐸進士同年，後俱得路，嘗恐鐸之先相而己後之。路巖出鎮益失勢，鐸柔弱易制，中官愛焉。洎韋保衡將欲大拜，不能先於恩地，將命鐸焉。蠙陰知之，挈一壺酒請鐸曰：「公將登庸矣，吾恐不可以相攀也，願先是少接左右可乎？」即命酒飲鐸。妻氏疑其堇焉，使女奴傳言於鐸曰：「一身可矣，須為妻兒謀。」蠙驚曰：「以吾酒為鴆乎？」即命一大爵，自引滿，飲之而去。

牛庶錫性靜退寡合，累舉不第。貞元元年，因問日者，「君明年狀頭及第。」庶錫但望偶中一第，殊不信也。時已八月，未命主司，偶經少保蕭昕宅前，值昕策杖獨遊南園，庶錫遇之，遽投刺并贄所業。昕獨居方思賓客，甚喜，延之語。及省文卷，再三稱賞。因問：「外議以何人當知舉？」庶錫對曰：「尚書至公為心，必更屈領一歲。」昕曰：「必不見命，若爾，君即狀頭也。」庶錫起拜謝，坐未安，忽聞馳馬傳呼曰：「尚書知舉。」昕遽起。庶錫復再拜曰：「尚書適已賜許，皇天后土，實聞斯言。」昕曰：「前言已定矣。」明年，果狀頭及第。

故相盧攜為監察御史，中丞歸仁紹上初日，傳語攜曰：「昔自浙東推事回，鞴袋中何得有綾三千匹？請出臺。」後自郎官除洛陽縣令，改鄭州刺史，以諫議入至京，除兵部侍郎。攜自洛陽至相臺百數日，曰：「間何不見歸侍郎？」或對之曰：「自相公大拜請假。」攜即除仁紹兵部尚書，人情大洽。

進士李昭嘏，舉十上不第。時登科年已有主司，並無薦託之地。主司晝寢寤，見一軸文卷在枕前，看其題處乃昭嘏之卷。令選於架上，復寢。暗視有一大鼠，取其卷，嚙其軸，復還枕前。再三如此。昭嘏來春及第，主司問其故，乃三世不養貓，皆云鼠報。

魯國公孔緯入相後，言於甥姪曰：吾頃任兵部侍郎，與王晉公鐸充弘文館學士判館事，上後巡廳謝晉公。公乃言曰：「余昔任兵部侍郎，與相公杜邠公悰充弘文館學士判事，暮春留看牡丹於新廳內。杜曰：『此廳比令無逸無逸，邠國之元子，降州刺史。修之，止要一間，今壯麗如此，殊不知非久須為灰燼。』余聞此言，心常銘之。又語余曰：『

明公將來亦據此坐，猶或庶幾，由公而下者，罹其事矣。』以吾觀之，則邠公之言，其大槩驗矣。」時昭宗纂承，孔緯入相，朝廷事體掃地無餘，故緯感昔言而傷時也。

馬揔為天平軍節度使，暇日方修遠書。時術人程居在旁，揔隱几忽若假寐，而神色慘慼，不類於常。程不敢驚，乃徐起，詣其左相元封語之。俄而召元封，屏人謂曰：「異事，異事。某適所詣嚴邃崇宏，王者之居不若也。為人導前，見故杜十丈司徒，笑而下階迎曰：『久延望，甚喜相見。』因留連曰：『佑之此官，亦人世中書令耳。六合之內，靡不關聞。久處會劇，心力殆倦，將求賢自代。公之識度，誠克大用，況親且故，所以奉邀，敬以相授。』揔固辭，至於泣下。良久，杜乃曰：『既未願，則且歸矣。然二十年當復相見。』」揔既寤，大喜其壽之遐遠。自是後二年而薨，豈馬公誤聽，抑姑增年以悅其意耶？

李克勤為大理卿，昭宗在華州時，鄭縣令崔鑾，有民告舉放絁絹價，刺史韓建令計以為贓，奏下三司定罪。御史臺、刑部奏罪當絞，大理寺數月不奏。建問李尚書：「崔令乃親情耶，何不奏？」克勤曰：「裨公之政也。」韓云：「崔令犯贓，奈何言我之過也？」李云：「聞公舉放將數萬矣。」韓曰：「我華州節度使。華州民，我民也。」李曰：「華民乃天子之民，非公之民。若爾，則鄭縣民，乃崔令之民也。」建服其論，乃捨崔令罪，止責授潁陽縣尉。

舉人李文彬受知於舍人紇干泊。有同時今京兆府司錄賀蘭洎卒，彬因謁紫微，問：「今日有何新事？」對曰：「適過府，聞紇干洎卒。」洎曰：「莫錯否？」彬曰：「不錯。」洎曰：「君又似共鬼語也。」拂衣而入。彬乃悟，蓋俱重姓，又同名而誤對也。

省郎張廷之有疾，過詣趙鄂胗脈。說其疾宜服生薑酒一盞，地黃酒一杯。仍謁梁新，說與鄂皆同，過此即卒。自飲此酒後，所疾尋平。他日為時相邀飲，堅虐百盃，訴之不及，其夕卒，時論謂之二妙。

呂元膺為東都留守，常與處士對棊之次，有文簿堆擁。元膺方秉筆閱覽，棊侶謂呂必不顧局矣，因私易一子以自勝。呂輒已窺之，而棊侶不悟。翌日，呂請棊處士他適，內外人莫測，棊者亦不會，仍以束帛贖之。如是十年許。呂疾亟，命兒姪列前曰：「游處交友，爾宜精擇，吾為東都留守，有一棊者云云，吾以他事俾去。當日一棊子，亦未足介意，但心迹可畏。亟言之，慮其憂畏，終不言，又恐汝輩滅裂於知聞。」言畢，惘然長逝。

夏侯孜為左拾遺，常着桂管布衫朝謁。開成中，文宗無忌諱好文，問孜衫何太麤澁。具言桂管產此布，厚可以御寒。他日上問宰相：「朕察拾遺夏侯孜，必貞介之士。」宰相曰：「其行，今之顏、冉。」上嗟嘆，亦効着桂管布，滿朝皆倣之，此布為之驟貴也。

李德裕退朝，多與親表裴璟破體笑語，詢以新事。李問：「更有何說？」裴云：「別無新事，但昨日坡下郎官集送某官出牧湖州，飲餞郵亭，人客甚眾，有倉部白員外未至。崔駙郎中作錄事下籌，白自以卑秩，人乘凌競，更固辭上次。酌四大器，自連飲三器訖，飲一器持之，而請第四器名，崔郎中云：「亦別無事，但何必要到處出頭惱？」白踉蹌仆於下座，竟不飲而去。坐中有笑者，有縮頭者，但不知此官人今日起得未？」李大怒曰：「何由可奈！弟斯言果有之乎？」曰：「固然。」又問：「弟知白員外所止否？」璟曰：「知其某坊某曲。」李曰：「為某傳語曰：員外請至宅。」白捧命，又憂恐。比至，李曰：「久欲從容，中外事屏，然旬朔不要出人事。」既而白授翰林學士。崔駙汾州刺史，續改洛州刺史，流落外不復更遊郎署，終鴻臚卿。

李德裕在中書，嘗飲惠山泉，自毘陵至京置遞鋪。有僧人詣謁，德裕好奇，凡有遊其門者，雖布素皆接引。僧白德裕曰：「相公在中書，昆蟲遂性，萬彙得所，水遞一事，亦日月之薄蝕。微僧竊有惑也，敢以上謁，欲沮此可乎？」德裕頷之曰：「大凡為人，未有無嗜者，至於燒汞，亦是所短。況三惑、博塞、弋奕之事，弟子悉無所染，而和尚不許弟子飲水，無乃虐乎！為上人停之，即三惑馳騁，怠慢必生焉。」僧人曰：「貧道所謁相公者，為足下通常州水脈。京都一眼井，與惠山泉脈相通。」德裕大笑曰：「真荒唐也。」曰：「相公但取此泉脈。」德裕曰：「井在何坊曲？」曰：「昊天觀常住庫後是也。」因以惠山一甕，昊天一甕，雜以八甕，一類十甕，暗記出處，遣僧辨析。僧因啜嘗，取惠山昊天，餘八瓶同味。德裕大加奇嘆。當時停水遞，人不告勞，浮議乃弭。

崔蠡知制誥，丁太夫人憂，居東都里第。時尚苦儉嗇，四方寄遺茶藥而已，不納金帛。故親賓至家，不異寒素，雖名姬愛子，服無輕細。崔公卜兆有期。一日，宗門士人請謁於蠡，閽吏拒之，告曰：「公居喪，未嘗見他客。」乃曰：「某崔家宗門子弟，又知尊夫人有卜兆之日，願一見公。」公聞之，延入與語。直云：「知公居縉紳間清且儉，太夫人喪事所須，不能無費。某已忝孫姪之行，又且資貨稍給，願以錢三百萬濟公大事。」蠡見其慷慨，深奇之，但嘉納其意，終却不受。此人調舉久不第，亦頗有屈聲。蠡未幾服闋，拜尚書左丞，知舉禮部。此人就試，蠡第之為狀元。眾頗驚異，調蠡之主文，以公道取士；崔之獻藝，由善價成名，一第可矣，首冠未可。以是人有詰以蠡者。答曰：

「崔某固是及第人，但狀頭是其私恩所致耳！」以前事告之，於是中外始服，名益重焉。

崔珙為東部留守，判尚書省事。中書舍人崔荊，為庶子分務謁珙，珙不為見。荊乃求與珙素善者，使候問之，怒不已。他日因酒酣，復詰之，居守益忿曰：「誓不與此人相面！且人為文詞言語，豈可以珙兄弟作假對耶？」荊終不諭，親族咸憂慄不安。甥姓中有穎悟者，探取荊文集詳之，乃掌制日貶崔球為撫州部丞云：「夤緣雁序，鼓扇澆風。」荊因爾感疾。

劉瞻之先寒士也。十歲許，在鄭絪左右主筆硯。至十八九，絪為御史，西巡荊部商山歇馬亭，俯瞻山水。時雨新霽，巖嵐奇秀，泉石甚佳，絪坐久，起行五六里曰：「此勝槩不能吟詠，必晚何妨？」即停於亭。欲題詩，顧見一絕，染翰尚濕，絪大訝其佳絕。時南北無行人，顧左右，但向來劉景在後三二里。公戲之曰：「莫是爾否？」景拜曰：「實見侍御吟賞起予，輒有寓題。」引咎又拜。公咨嗟久之而去。比迴京闕，戒子弟涵、瀚已下曰：「劉景他日有奇才，文學必超異。自此可令與汝共處於學，寢饌一切，無異爾輩，吾亦不復指使。」至三數年，所成文章皆詞理優壯。凡再舉成名，公召辟法寺學省清級。及生瞻，及第。

杜黃裳知貢舉，聞尹樞時名籍籍，乃微服訪之。問場中名士，樞唯唯。黃裳乃具告曰：「某即今年主司也，受命久矣，唯得一人，其他相煩指列。」樞聳然謝曰：「既辱下問，敢有所隱？」即言子弟崔元略，孤寒有材藻，令狐楚數人。黃裳大喜。其年樞狀頭及第，試《珠還合浦賦》成，或假寐，夢人告曰：「何不序珠來去之意？」既寤，乃改數句。及謝恩，黃裳謂之曰：「序珠來去之意，如有神助。」

李回之為御史中丞也，時會昌中王師討昭義，久未成功。賊之遊兵往往散出下剽掠荊、洛、懷、孟，又發輕卒數千，偽為羣臣，散漫山谷，以啗官軍。官軍自遠見之，乃分頭掩捕，因不成列，且無備焉，於是短兵接鬬，蹂踐相乘，凡十數里，王師大敗。是月東都總統王宰、石雄皆堅壁自守，武宗坐朝不怡，召宰相李德裕等，謂之曰：「王宰、石雄不與朕殺賊，頻遣中使促之，尚聞逗撓依違，豈可使賊黨坐至東都耶！卿今日與朕晚歸，別與制置軍前事宜奏來。」時宰相陳夷行、鄭肅拱默聽命，德裕至中書，召御史中丞李回，具言上意曰：「中丞必一行，責戎師早見成功，慎無違也。」回刻時受命。於是具名以聞曰：「今欲以御史中丞李回為催軍使，不能盡知，敢以為請。」帝曰：「可。」即日李回自右銀臺戒路，有邸吏五十導從，至於河中，援轡以進，俟王宰等至河中界迎候召行。二帥至翼城東道左，執兵如外府列校迎候儀。回立馬受起居寒溫之禮。二帥

復前進數步，磐折致詞，回擊鞭亦不甚顧之。禮成，二帥旁行，俛首俟命。回於馬上厲聲曰：「今日當直令吏安在？」郡吏躍馬聽命。回曰：「責破賊限狀來。」二帥鞠躬流汗而退。請以六十日破賊，過約請行軍中令。於是二帥大懼，親率軍鼓之，士卒齊進，凡五十八日，拔潞城，梟劉稹首以獻。功成，回復命。後六十日，由御史中丞拜中書侍郎平章事。

李業之舉進上，因下第過陝、虢山路，阻暴雨，投村舍避之，鄰里甚遠，村家只有一小僮看舍。業牽驢，庇於簷下。時左軍李生與行官楊鎮亦投舍中，李有一馬，相與入止舍內，及稍霽已暮矣。小童曰：「阿翁即欲歸，不喜見客，可去矣。」業謂曰：「此去人家極遠，日勢已晚，固不可前去也。」須臾，老翁歸，見客欣然，異禮延接，留連止宿。既曉，懇留欲備饌，業已謝媿再三，言曰：「孫子云阿翁不愛客，某又礙夜，前去不得，甚憂怪，乃不意過禮周旋，何以當此？」公曰：「某家貧，無以待賓，慚於接客，非不好客也。然三人皆節度使，某何敢不祗奉耶？」業曰：「三人之中，一人行官。爾言之過矣。」老翁曰：「行官領節鉞，在兵馬使之前，秀才節制，在兵馬使之後。然秀才五領節鉞，勉自愛也。」業既數年不第，從戎幕矣。楊鎮為仇士良開府擢用，累職至軍使，除涇州節度使。李與鎮同時為軍使，領邠州節度使。業以討党項功除鎮武、汾、涇，凡五鎮麾鉞，一如老翁之言。

丞相鄒平公段文昌，負才傲俗，落泊荊楚間。嘗半酣，靸履於江陵大街往來。雨霽泥甚，街側有大宅枕渠，公乘醉於渠上脫履濯足，旁若無人。自言：「我作江陵節度使，必買此宅。」聞者皆笑。其後果鎮荊南，遂買此宅。

文昌又嘗佐太尉南康王韋皐，為城都館驛巡官。忽失意，皐逐之，使作靈池尉，羸童劣馬，奔迫就限。去靈池六七里，已昏黑，路絕行人，忽有兩炬前引，更呼曰：「太尉來就。」及郭門，兩炬皆滅。先時韋皐奏使入長安，素與劉禹錫深交，禹錫時為禮部員外郎，與日者從容。文昌入謁，日者匿於簾下。既去，日者謂禹錫曰：「員外若圖省轉，事勢殊遠，須待十年後此客入相，方轉本曹正郎爾。」自是禹錫失意，連授外官，十餘年文昌入相，方除禹錫吏部郎中。

崔湜為中書令，張嘉貞為舍人，湜輕之，嘗呼為張底後。曾量數事，意出人右，湜驚美久之，謂同列曰：「知否張底後，乃我輩一人，此終是坐處。」湜死後十餘年，河東竟為中書令。

李抱真之鎮潞州，軍資匱缺，計無所出。有老僧大為郡人所敬服，抱真因請之曰：「假和尚之道，以濟軍中可乎？」僧曰：「無不可。」抱真曰：「但言請於鞠場焚身，某當於使宅鑿一地道通運，俟火作，即潛以相出。」僧喜從之，遂陳狀申言。抱真命於鞠場積薪貯油，因為七日道場，晝夜香燈，梵唄雜作。抱貞亦引僧入地道，使之不疑。僧乃升坐執罏，對眾說法，抱真率軍僚屬及將吏膜拜其下，以俸入檀施堆於其旁。由是士女駢闐，捨財億計。滿七日，遂送柴積，灌油發焰，擊鐘念佛。抱貞密遣人填塞地道，俄頃之際，僧薪並灰。數日，籍所得貨財，輦入軍資庫，別求所謂舍利者數十粒，造塔以貯焉。

長興于相悰與舉人裴丘友善。丘有一古鏡，所常寶者。琮布素時，曾一照分明，見有朱衣吏導從，他皆類此。其鏡旋亦墜矣。

宣平盧太傅應舉時，寄居壽原作專，據《唐書・地理志》改。州安豐縣別墅。嘗遊芍陂，見里人負薪者持碧蓮花一朵，已傷器刃矣，言陂中得之。盧公後從浙西回使淮，復詰於相國李德裕，令搜訪芍陂，則無有矣。又遍尋於江渚間，亦終不能得，乃知向者一朵蓋神異耳。

集賢韓昇，名父之子，雖教有方，而性頗暗劣。及為校理，史傳中見說金根車處，皆臆斷之曰：「豈其誤歟！必金銀車。」悉改根字為銀字。至除拾遺，果有諫院不受。

牛僧孺鎮襄州日，以久旱祈禱無應。有處士，眾云豢龍者，公請致雨。處士曰：「江漢間無龍，獨一湫泊中有之，果龍也，強驅之，必慮為災難制。」固命之，果有大雨，漢水泛溢，漂溺萬戶。處士避罪亦潛去。十年，有人於他處見猶在。

杜紫微頃於宰執處求一小儀不遂，請小秋又不遂。嘗夢人謂曰：「辭春不及秋，昆脚與皆頭。」後果得比部員外。

會昌末年，武宗忽改御名為火下大。及宣宗以光王龍飛。於古文，光字實從火焉。噫！先兆之明若是耶！

又宣宗在藩邸，嘗從駕迴而誤墮馬，人不之覺，比二更方能興。時天大雪，四顧悄無人聲，上寒甚，巡警吏至大驚。上曰：「我光王也，不虞至此，方困且渴，若為我求水。」警者即於旁近得水以進，遂委而去。良久起，舉甌將飲，顧視甌中水，盡為芳醪矣。上

獨喜自負，一舉甌，已而體微煙有力，步歸藩邸。後即帝位。

裴均僕射之鎮襄州也，鄭滑館驛巡官裴弘泰光聘至驛，值彼大宴，客司漏名。及設定，令人召屈，遂奔至。均大不悅，因責之曰：「君何後來？大涉不敬。」時酒已數籌，弘泰曰：「都不見客司報宴，非敢怠慢。然叔父檢罪，請盡飲在座器物，仍欲乞飲盡賜弘泰上件器物可否？」合坐皆壯之，均亦許弘泰。弘泰遂次第揭銀器飲之，飲訖，即實懷中，須臾盈懷。盤中餘一銀醢，受一斗已上，其酒亦滿，弘泰捧之而飲，均亦令人吏去醢覆中。飲訖，踏其醢抱之而出，請壯索馬歸驛。均以弘泰飲酒必過量所傷，憂之，使吏問飲後所宜。使者方見弘泰戴紗帽於廳上秤器物，正重二百餘兩，均不覺大笑，迴車贈賞甚厚。

太保令狐相綯出鎮淮海日，友使班蒙與從事俱遊大明寺之西廊。覩前壁所題云：「一人堂堂，二曜同光。泉深尺一，點去冰傍。二人相連，不欠一邊。三梁四柱，烈火而然。除却雙勾，兩日不全。」諸寮佐幕駐足久之，莫能辨。獨班蒙曰：「一人豈非大字乎？二曜者日月，非明字乎？尺一者十一寸，非寺字乎？點去冰傍，水字也。二人相連，天字也。不欠一邊，下字也。三梁四柱而烈火，無字也。兩日除雙勾，比字也。得非『大明寺水天下無比』乎？」眾皆恍然曰：「黃絹之奇智，亦何異哉！」歎羨彌日。詢之老僧，曰：「頃年有客獨遊，題之而去，不言姓氏。」

乾符末，有客寓止廣陵開元寺，因文會話云：頃在京寄青龍寺日，有客嘗訪知寺僧，屬其恕遽，不暇留連。翌日至，又遇要地朝客，後至復來復阻。他日頗有怒色，題其門而去。「龕龍東去海，時日應西斜。敬文今不在，碎石入流沙。」僧皆不能詳，有沙彌頗解，眾問其由，曰：「龕龍去，有合字存為。時日隱，有寺字存焉。敬文不在，有苟字存焉。碎石入沙，有卒字存焉。此不遜之言，辱我曹矣。」僧大悟，追訪，杳無蹤矣。客云「合寺苟卒」，沙彌乃懿皇朝雲皓供奉是也。

昔有人授舒州牧，李德裕謂之曰：「到彼郡日，天柱峯茶可惠三角。」其人獻之數十斤，李不受退還。明年罷郡，用意精求，獲數角投之。德裕閱而受曰：「此茶可以消酒食毒。」乃命烹一甌沃於肉食內，以銀合閉之，詰旦，因視其肉，已化為水，眾服其廣識。

京輦自黃巢退後，修葺殘毀之處。時定州有兒，俗號王酒胡，居於上都，巨富，納錢三十萬貫，助修朱雀門。昭宗又詔重修安國寺畢，親降車輦，以設大齋。乃扣新鐘，一撞捨錢一萬貫，命大臣請各取意而擊。上曰：「有能捨一千貫文者，即打一槌。」齋罷，

王酒胡半醉入來，逕上鐘樓，連打一百下，便於西寺運錢十萬貫入寺。

韋保衡欲除裴修為省郎，時李章為左丞，韋先遣盧望來申意，探其可否。李曰：「相公但除，不合先問某。」盧以時相事權，設為所沮，則傷盛重，因勸韋勿除郎中。

南卓與李修古親表昆弟，李性迂僻，卓嘗輕之。李俄受許州從事，奏官勅下。時許帥方大讌，忽遞到開角，有卓與李書，遂執書喜曰：「某與南卓二十三表兄弟，多蒙相輕，今日某忝為尚書賓幕，又奏署勅下，遽與某書，大奇。」及啟封，云：「即日卓死老不死，生見李修古上除自帥請書。」合坐大笑，修古大慙。

鄭文公畋，字台文，父亞，曾作容管觀察使，畋生於桂州，小字桂兒。時西門思恭為監軍。有詔徵赴闕下，餞於北郊，自以衰年，因以畋託曰：「他日願以桂兒為念，九泉之下，不敢忘之。」言訖，泫然流涕，思恭誌之。及神策軍中，亞已卒。思恭使人召畋，館之於第，年未及冠，甚愛之，如甥姪，因選師友教導之。畋後官至將相。黃巢之入長安，思恭逃難於終南山，畋以家財厚募有勇者訪而獲之，以歸岐下，溫凊侍膳，有如父焉。思恭終於畋所，畋葬近西門，墳陌皆造二壟焉。弔者無不墮淚，咸伏其義也。

崔郾為京兆尹日，三司使在永達亭子宴丞郎，崔乘醉突飲，眾人皆延之。時譙公夏侯孜為戶部使，問曰：「尹曾任給舍否？」崔曰：「無。」譙公曰：「若不曾歷給舍，京兆尹不合衝丞郎宴。」命酒糺來要下籌，且喫罰爵，取三大器物引滿飲之，良久方起。決引馬將軍至斃，崔出為賓客分司。

鄭餘慶清儉有重德，一日忽召諸朋朝官數人會食。眾皆朝僚，以故相重望，皆凌晨詣之。至日高，餘慶方出。閑話移時，諸人皆囂然。餘慶呼左右曰：「處分廚家，爛蒸去毛，勿拗折項。」諸人相顧，以為必蒸鵝鴨之類。逡巡舁擡盤出，醬醋亦極香新，良久就食，人前下粟米飯一碗，蒸葫蘆一枚。相國食美，諸人強進而罷。

文宗命中使宣兩軍中尉及諸司使內官等，不許著紗縠綾羅布。其後駙馬韋處仁冠布夾羅巾以進。上曰：「本慕卿門戶清素，故俯從選尚。如此巾服，從他諸戚為之，卿不須為也。」

淮南節度使王播以錢十萬貫賂遺恩倖求鹽鐵使，諫議大夫獨孤朗、張仲方，起居郎孔敏行、柳公權，起居舍人宋申錫，補闕楊仁實、劉敦儒，拾遺李景讓、薛延老等十人前一

日詣延英抗論其事。後之有遷，其途實繁，自宰相、翰林學士、三司使皆有定價，因此致位者不少。近又縣令、錄事參軍亦列肆鬻之，至有白身便為宰相者。然所至多為四方諸侯不放，上有以知其來也。俾不遵王命，抑有由焉。豈時之重利耶？抑諫省任非其人耶？未嘗以一字整頓頹綱，深所未喻。

裴冕代杜鴻漸秉政，小吏以俸錢文簿白之，冕顧子弟，喜見於色，其嗜財若此。冕性本侈靡，好尚車服，名馬數百金者，常十匹。每宴賓客，滋味品極，坐客有昧於名者。

崔安潛東洛掌選，人有不能顯其姓名，竊顧雲啟事投獻者。崔公不之知，大賞歎。召之與語，便注一起資縣令。後有人白之，崔公方悔。

馮藎給事親仁坊有宅，南面山亭，尤多養鵝鴨，及雜禽之類極多。常遣一家人掌之，時人謂之雀省。

鄭光除河中節度。宣宗問曰：「卿在鳳翔使官，先是何人？」曰：「馮三。」上不之會。樞密使奏曰：「是馮衮。臣曾充使至彼知之。」上曰：「便與馮三為副使。」及罷河中歸，又詔對曰：「卿在河中斷大事時如何？」光對曰：「臣須開始得。」又更對他事曰：「不得，臣須裂始得。」上笑。後朝臣每遇延英入閣使對，多以開裂為號。時裴司謙郎中為節判，頃客於河中到使院，裴曰：「某在身官爵，為尚書削盡。」所謂不以本官呼之也。

光在河中日，遇國忌行香，便與判官及屈客寺中宴飲徵令。時薛起居保遜為客在坐，光把酒曰：「某改令，身上取一果子名：膍胵。」他人皆盡思不得。至薛乃還令曰：「脚杏。」滿坐皆大笑。

李據，宰相絳之姪，生長綺紈，曾宰字於澠池，皆以門廕也。不知書，因節歲索魚不得，怒追，漁師云：「緣獺暴不敢打魚。」判云：「俯臨新歲，猛獸驚人。漁網至寬，疎而不漏。」後又祗承人請假，狀後判云：「白日黃昏須到，夜即平明放歸。」祗承人並不敢去。又判決祗承人云：「如此痴頑，豈合喫杖五下？」或語據曰：「豈合喫杖？不合喫杖也。」李曰；「公何不會，豈是助語，共之乎者也何別哉！」

補遺

唐李詹，大中七年崔瑤下擢進士第。平生廣求滋味，每食鱉，輒緘其足，暴於烈日。鱉既渴，即飲以酒而烹之。鱉方醉，已熟矣。復取驢縶於庭中，圍之以火，驢渴即飲灰水，蕩其腸胃。然後取酒，調以諸辛味，復飲之。驢未絕而為火所逼爍，外已熟矣。詹一日方巾首，失力仆地而卒。頃之，詹膳夫亦卒。一夕，膳夫復蘇，曰：「某見詹，為地下責其過害物命。詹對以某所為，某即以『詹命不可違』答之。詹又曰：『某素不知，皆狄慎思所傳。』故得以迴。」無何，慎思復卒。慎思亦登進士第，時為小諫。

《太平廣記》卷一三三

唐孫季貞，陳州人，少好捕網飛走，尤愛啗雞卵。每每欲食，輒焚而熟之。卒且三年矣。鄰有張生者，亦以病卒三日也。忽便起坐，既行。乃徑往孫氏家，稱季貞。聽其言實季貞，其形故張生也。張氏之族，即詣官以訴。孫云：「先是吾不當死，以生平多害物命，故為冤債所訴，以食雞卵過甚，被驅入于空城中，比入則戶闔矣。第見滿城火灰，既為燒爍，不知所為。東顧，方見城戶雙啟，即奔從之，至則復闔矣。西顧，從之復然。南顧北顧，從之亦然。其苦楚備嘗之矣。一旦，王謂季貞曰：『爾壽未盡，然死且三年矣，何以復還？』主者曰：『鄰有張某，死纔三日，可借此以託其神魂。』王然之。今我實季貞也。」官不能斷。郡牧劉尚書廙，親呼問之，曰：「宜以平生一事，人無知者以為驗。」季貞曰：「某未死前，嘗藏佛經兩卷於屋瓦，人實無知者。」命探之，存焉。斷歸孫氏。

《太平廣記》卷一三三

唐封望卿，僕射敖之子。杜邠公悰鎮岐下，自省中請為判官。其所常居室壁有筆灑墨跡者。望卿一日忽以指爪盡掐去之，其色如喪。洎侍兒或問其故，望卿默不應。無何病甚，謂侍兒曰：「記吾前日以指爪掐墨跡否？吾其時惡之，不能語汝。每點乃一『鬼』字。」數日而卒。

《太平廣記》卷一四四

沈徇之節使北山，為奴歸秦所害。是日家宴，既歡且歌，其詞即「莫打南來雁，從他向北飛。打時從打取，莫遣兩分離。」是夕妾亦遇害。

《說郛》卷一一

崔公鉉之在淮南，嘗俾樂工習其家僮以諸戲。一日，其樂工告以成就，且請試焉。鉉命閱於堂上，與妻李氏坐觀之。僮以李氏妒忌，即以數僮衣婦人衣，曰妻曰妾，列於旁側，一僮則執簡束帶，旋辟唯諾。其間張樂命酒，笑語不能無屬意者，李氏未之悟也。久之，戲愈甚悉類李氏平昔所嘗為。李氏雖少悟，以其戲偶合，私謂不敢爾然，且觀之。僮志在於發悟，愈益戲之。李果怒罵之曰：「奴敢無禮！吾何嘗如此？」僮指之且出曰：「咄！咄！赤眼而作白眼，諱乎？」鉉大笑，幾至絕倒。

《說郛》卷一一

廣明之年號，識者以為黃巢日月。明年兩京沒焉，議者尤之。

《說郛》卷一一

初制巾首，輒先斫木為模，所謂其楦者。先是數年內官競新其樣，命工人斫之。中尉者，輒呼曰：「斫兩中尉頭。」樞密使，亦呼曰：「斫兩長官頭。」他皆類此。又京城小兒十數為群，折蒿翦楮，卒成槍旆，各各相向，如臨陣敵。至是悉驗云。

《說郛》卷一一

令狐綯父楚鎮東平，綯侍以赴任。嘗送親友郊外，逆旅中有父老焉，似不知其令狐父也。時方久旱，綯因問民間疾苦，父老即陳以旱歉，盜賊且起，復曰：「而今卻是風不鳴條、雨不破塊時也。」綯以其言前後相反，詰之。父老答曰：「自某月不雨，至於是月得非不破塊乎？賦稅徵迫，販妻鬻子，不給繼以，桑柘得非不鳴條乎？」綯即命駕，掩耳而去。

《說郛》卷一一

此作品在全世界都属于公有领域，因为作者逝世已经超过100年，且作品于1931年1月1日之前出版。

Public domainPublic domainfalsefalse